

延安地区的宋代佛教石窟造像艺术

崔 彬

宋代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是继魏晋南北朝、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,宋代的石窟造像虽然不及北魏的潇洒和唐代的宏伟富丽,但却继承了唐代造像的长处,更趋于写实和世俗化,形成了多样风格。其雕造纤细,姿态柔美,造型逼真。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,而此时期延安地区的石窟艺术则以重写实、细节刻画、富于世俗化及浓郁生活情趣等特点足以反映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。

1. 延安地区宋代石窟概述

延安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南部,历史文物甚多。自从春秋战国以来,延安地区一直作为军事要塞,各种人员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在此汇集、融合,形成此地多元而丰富的文化面貌,留下了灿烂的历史文物,而石窟艺术,则是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瑰宝。延安石窟艺术上起北朝,历经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、明以至清代,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。在这些石窟雕刻中,宋代占有多数,有明确纪年的宋代石窟或造像,就有十六处之多。北宋建都开封,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。但延安作为当时的边陲重镇,石窟艺术则依然繁荣。延安市及子长县、富县、黄陵县一带,遗留有大量的宋代石窟雕像。其制作数量之多和雕刻之佳,都是全国各地同时期中少有的。

我国古代的石窟艺术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兴起的,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秀遗产。它的内容涉及造型艺术的各个领域,但主要以佛界诸神形象的雕塑造像为主,同时也保存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形象资料。中国的石窟艺术始于公元4世纪的东晋,其发展是沿着佛教传入的时间、路线而行,并受各地区各时期的政治、经济形势的影响,由新疆而东,渐及全国各地。黄河流域的敦煌莫高窟、永靖炳灵寺、天水麦积山、大同云冈及洛阳龙门石窟等,全属于9世纪即唐代以前的作品。10世纪以后的五代、两宋的石窟,在黄河流域则不多,即使在长江流域的四川各地,五代、两宋时期的石窟,也多间有晚唐开凿的窟龕。纯属于宋代的石窟群,延安地区是较为集中、也较为突出的。我国的石窟艺术自西北到东南的杭州,形成一条发展路线。而延安地区的宋代石窟群

则是这条路线上的重要一站。延安地区的宋代石窟包括黄陵县双龙千佛洞石窟、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、子长县北钟山石窟、富县阁子头寺石窟、富县石泓寺石窟等,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和古代美术的发展,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
2. 延安地区宋代石窟艺术发展的历史因素

宋王朝国力衰弱,统治范围只及现代中国的一半左右,已无雄厚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石窟造像活动,只有在较少受到战争影响的边远地区,如巴蜀的大足、安岳,西北的天水等地建窟造像。而延安与以上地区不同,从根本上说,宋代延安地区石窟的大量开凿则是战乱促成的。当时雄据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叛宋,自立“大夏”政权,并屡屡挥兵攻宋,战事前后延续了近六十年才告结束。战争给边境人民带来了沉重的丁徭赋役的负担。人民乞求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,加之延安一带“地皆荒瘠”,水、旱、风、雹等自然灾害频仍,此地的劳动人民勤劳耕作,而终岁不得温饱,广大的民众希望佛祖和菩萨保佑之情尤为强烈,于是以形象弘扬佛教教义的石窟艺术便得以广泛传播。

3. 延安地区宋代佛教石窟造像艺术风格及特点

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,尤其在南北朝和唐朝得到广泛的传播,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,在思想意识,风俗习惯以至文化艺术等领域里都留下了鲜明的烙印。作为佛教弘扬教义的重要手段的石窟艺术,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。南北朝前期的造像,体态健硕,神情端庄;中期的造像,眉目疏朗,脸型瘦长,通称秀骨清相;唐代在广泛吸收外来艺术的基础上,竭力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风格,其造像丰润饱满,衣纹流畅,装饰华丽,从而形成了唐代特有的雄健瑰丽的崭新面貌。石窟艺术自北魏至盛唐,尚有模仿印度造像之迹。晚唐以后才脱尽外来影响,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气魄和审美心理。因而,真正中国本土的佛教艺术,则要以宋代的石窟为代表。汉唐雄浑刚劲的壮美风格,在此已变为冲淡温柔的优美情调。宋代石窟造像虽然不及北魏和唐代的潇洒富丽,但却继承了唐代造像的许多长处,且更趋

于写实和世俗化,形成多样的风格,或古朴大方、简洁明快,或雕造纤细、精美入微,或姿态柔美、潇洒自然,或造型逼真、栩栩如生,由此形成自己的风貌。而延安地区的石窟艺术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,其主要表现为重写实、注重对细节的刻画,极富于世俗化,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等三个特点。

第一个特点:重写实、注重细节刻画。延安地区的宋代石窟雕像,不仅数量多,且艺术价值也很高,其总体上为写实风格,注重刻画细节。延安地区宋代石窟所有的佛、菩萨和护法神、金刚以及罗汉、供养等的雕像,都与现实中的人物极为相似,不仅有接近现实人物的罗汉像,而且其他雕像,也多是造形生动,形象、表情犹如真人。其刀法洗练、姿态优美,尤其是佛、菩萨的手和足,经过艺术家的精雕细刻,更加显得肌肉柔软圆润而富有质感。

如子长县北钟山石窟佛坛的三世佛无量寿佛和胁侍菩萨,三世佛造型完美,神态生动优雅,眉目传情,无量寿佛的手势自然,柔润如真,指间变化起伏微妙,依稀可见筋肉骨骼和血脉的活力,富于质感。三组胁侍弟子、菩萨像,多是亭亭玉立,比例匀称,全身衣带褶皱流畅有致,加上衣冠璎珞,显得分外活泼动人。而且,由于刻画细腻,使雕像更具东方民族所特有的文雅、娴静、内秀美的特征。如其中一菩萨,花冠高髻,神态自然,足踏宽大的莲台,仿佛一躯东方女神雕像。以前,类似雕像皆为直柱式的躯体,头部生硬地连接在肩上,四肢显得僵硬。而这尊雕像则在颈、腰等关节处,都表现出符合解剖学的自然弯曲,而且给人以肌肤血肉之感,体形优美,极有生命力。另一组中有一尊已断去上身的立姿菩萨,姿态和衣裙相互辉映,从仅存的下部躯体就可以看出女性身姿的美,可与米罗岛的希腊女神媲美(参见王子云《中国雕塑艺术史》)。

延安地区的宋代石窟雕像注重细节刻画的特点,更多表现在神情和服饰上。

在宋代或宋代以后全国各地的佛教造像中,泥彩塑的罗汉像颇为多见,水平也较高,但石雕却以延安子长县北钟山石窟的罗汉雕像最为出色,最突出的,就是其对于雕像神情的刻画。其十六尊高约七十厘米的石雕罗汉像生动写实,朴实粗犷,遒劲有力。匠师的雕技精巧熟练,刀锋犀利。虽然雕像体积不大,但却千姿百态、形神各殊、神采如生。十六尊雕像有的合目诵经、有的恍然深思,有的侧首、有的垂眉,

有的微笑、有的怒视,每个形象都显示出不同的性格,富于生活情趣,展现了一幅幅气韵生动、个性鲜明的立体图像(参见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《延安宋代石窟艺术》)。由于是石雕,在质的感觉上较泥塑、木雕远为沉重和坚实,因而,与泥塑罗汉相比,更显得有精神力量,其艺术气质也更鲜明。我国传统的人物画论中所强调的“传神写照”或“以形写神”的创作手法,在延安地区的宋代罗汉雕像的神情刻画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。

延安地区宋代石窟雕像极为注重对服饰细节的表现。如子长县北钟山石窟中央佛坛的菩萨,面庞丰腴,头戴高冠,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。其身上的服饰精雕细镂,繁复华美。胸前缨络密布,周身彩带飘拂,有衣带飘垂座前,缨络几如摇动,彩带有如临风。这种细节刻画的趋势,对元明清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第二个特点:世俗化。宋代的石窟,虽然在宗教氛围的营造上不如北魏,其气势上也不如盛唐,但对世俗生活的表现却是相当成功的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一号窟的净水观音坐像,是宋代常见的造像样式之一。这种坐式的菩萨像早在唐代就出现,如在敦煌莫高窟和天龙山石窟的盛唐制作中,都有这种形式,但都仅是半倚半趺。而万佛洞的净水观音则是一腿高高翘起。这种富于生活情趣的形象,打破了佛教造像体制的束缚,表现出自由自在的生活意趣。像宋代出现的这种一腿高翘、曲腰支颐的泼辣造像,是以前未见到的。还有像子长县北钟山石窟内的中央佛坛菩萨,盘腿而坐,双手置于膝上,如一个正在休憩中的民间女子。这些,是延安地区宋代石窟佛教造像从神圣走向世俗化的有力例证。

此外,延安地区宋代石窟雕像的制作手法也趋于写实,其形象更接近现实生活。从菩萨的身材、脸型到服饰,都具有汉人特征:面像圆、嘴角细小、外眼角上挑,表情慈祥、朴实,完全是汉族女子的形象,令人倍感亲切,很难发现北魏健驮罗式的高鼻梁和通肩式服饰,没有那种“胡貌梵相”之感了。

第三个特点:浓郁的生活情趣。佛本生故事图像,也被延安地区宋代石窟雕像的雕刻家赋予浓郁的生活情趣,如富县阁子头寺石窟浮雕佛涅槃图就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在宋代以前的佛教造像中,佛涅槃像非常少见,如甘肃敦煌和新疆一些地区的南北朝和唐代石窟中,都盛行表现这一题材。其形式多是以释迦佛入灭的卧像为主,佛像的长度占满整

个窟室，把众多前来哀悼的佛弟子安置在佛的神光背后，作为衬景。如敦煌莫高窟 148 窟中晚唐时代的佛涅槃塑像，就是这种表现形式。而阁子头寺石窟浮雕佛涅槃图，则特别强调佛弟子的哀悼情景，打破常规，大胆地把佛像缩小，突出地渲染众弟子哀恸欲绝的神态和表情。有的掩面哭泣、有的沉痛祈祷、有的匍匐哀悼、有的抱着佛脚、有的抱着菩提树哭嚎，更有的惊骇或昏倒在地，就连佛床前两个护法卫道的狮子也在昂首嚎叫，流露出极其悲痛的神情（参见王子云《陕西古代石刻》¹⁾）。

还有，黄陵县双龙千佛洞石窟甬道北壁中部的佛涅槃图。释迦在菩提树下，叠足而卧，面相安详，佛弟子捶胸嚎啕、垂首啜泣。上方云端两女童扶佛母摩耶夫人，目光下视，注视着下面。

两处石刻造像，整个画面以佛的恬然自适，安详平静对比徒众的痛不欲生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画卷，也是其他石窟中极为少见的。

结 语

延安地区的宋代佛教石窟雕像，是我国石窟艺术中的一支奇葩，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填补了我国北方宋代佛教石窟石刻艺术的空白。石窟的规模虽小，但是雕刻造像精练，富有现实的生活气息，接近人间生活。它把印度艺术的温柔、希腊的典雅、中国的优美巧妙的融合在一起，表现了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。而且这些石刻雕像把当时人们的思想、情感、观念以艺术的方式和世俗的角度表达出来，给神秘的宗教和深奥的人生哲理赋予了世俗化的艺术形式，并以生动而鲜明的艺术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它虽属我国石窟艺术发展的晚期，但仍以其独有的风格明显地区别于其他时期。

（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）

责任编辑 韦平